

丧葬设计的可能性 ——从一场设计竞赛说起

Possibility of Funeral Design: Starting from a Design Contest

朱 炜 Zhu Wei

内容摘要:传统的丧葬习俗与现代的死亡观、生态观、家庭观及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所脱离,这使丧葬活动的再设计变得十分必要。本文分析了“为死亡而设计”设计竞赛中的多个方案,总结出两种趋势:一种是为“另一个世界”消失之后寻找替代性方案;另一种是针对现代社会的家庭关系,重塑丧葬与祭奠活动的社会性。

关键词:丧葬设计、死亡观、设计竞赛

DOI:10.16272/j.cnki.cn11-1392/j.2017.06.016

丧葬设计是一个具有挑战性的全球课题。丧葬习俗因地因人差异很大,而与现代的死亡观、生态观、家庭观及生活方式、社会组织有所脱离,这造成了诸多问题:比如,城中人多地少,郊区墓葬价格节节攀高;土葬、火葬及烧纸祭奠的形式于环境十分不友好;在程序上趋于僵化,重视先人的阴间生活及对福佑子孙的愿望,却缺乏缓解丧亲之痛、祭奠先人的现代方式;另外,氏族成员分散在各地,以前以氏族为单位的仪式不适合核心家庭日常的纪念活动。近几年来,每次清明节都会引起一场对丧葬习俗的讨论,可见重新对丧葬活动进行创造性的设计具有现实必要性。但习俗之变不可能一蹴而就,沉淀在集体无意识中的思想与行为拥有巨大的惯性,只有一部分人会率先做出挑战与改变,丧葬设计为他们提供了可选择的方案。

2013年4月,国外设计媒体designboom协同Lien基金会、ACM基金会和美国国家丧葬协会组织了一场名为“为死亡而设计”的竞赛,来自全球96个国家的设计者提交了2050份方案。竞赛分“生态丧葬”与“死亡包装”两个组,分别决出一、二、三等奖,另设一个评委会大奖。由于话题的特殊性,这场国际性的竞赛在国内引

起的反响不大。笔者重新翻出4年前的这场活动,不是认同其中某一个或某几个方案,而是尝试分析这些来自全球方案的共同特点,它们都击中了丧葬的核心功能及其在当代社会的适应性问题。

一、“另一个世界”消失后的替代性方案

人类历史中的丧葬活动起源于灵魂不灭的观念,无论在东方还是西方,丧葬活动都围绕着怎么将死者灵魂送入另一个世界,并想象它在另一个世界的生活展开。汉代的镇墓文中就有“上天苍苍,地下茫茫;死人归阴,生人归阳;生人有里,死人有乡”的描述。然而,科学精神驱散了人们对另一个世界的想象,传统丧葬活动失去了内核,这次竞赛中的很多设计均是在另一个世界消失后的替代方案。

1. 以诗意的方式回归自然

另一个世界消失之后,灵魂与肉体回归为一个整体,死亡就意味着个体生命抵达了终点,无论用何种葬法,肉体都不可避免地衰败与消亡。如何将这种生物学意义上的结束诗意地表达出来,是很多方案的设计起点。

英国的PSK设计工作室提交了“云种子”方案。(图1)他们设计了一个铝管,内藏骨灰,转动后会在顶端生成一个白色气球,气球将带着铝管升入大气层,在云层上端释放骨灰,最终骨灰以降雨的形式回归大地。PSK设计工作室意识到这是一种较为激进的丧葬方式,他们觉得在葬礼的最后阶段,亲人在心理有了充分的准备之后,才适合释放气球,这个过程也有带走悲痛的暗示。

来自匈牙利Agnes Hegedus的设计(图2),将设计重点放在材料上,他用稻草、废纸、泥土制成一种轻型透气、价格低廉的可降解材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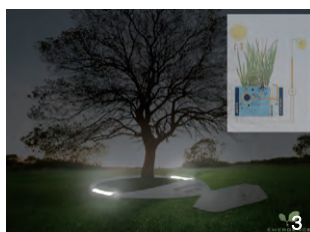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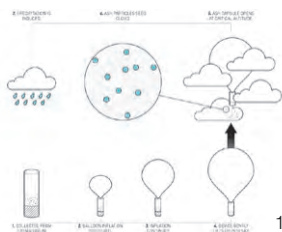
料,用这种材料制成的骨灰盒可在水中漂浮一段时间。在中间点一根蜡烛,在葬礼最后环节放行到自然水域中,骨灰盒会随着材料降解而逐渐沉入水中。意大利的Thesia Progetti、Sara Bertoldo提供了另一种海葬方式,他们的方案是“贝壳”,骨灰放置在壳状盒内,盖子是可降解的纤维,等盖子降解后,骨灰散入大海,而贝壳就成为海洋生物寄居的场所。

这次竞赛生态丧葬组的大奖是两位法国设计师Enzo Pascual、Pierre Rivière获得的。(图3)他们的设计分成两部分:地下部分是聚乳酸(PLA)等生物可降解材料做成的棺材;地上部分是墓碑与划分边界的墓环。尸体的降解可以为墓环中的植被提供养料,同时为墓环上的冥想灯提供能源。他们以能量的循环、生命的轮回为立意,借用18世纪法国化学家拉瓦锡的名言来说就是:没有消失,没有创造,只有转化。

这几个方案都借用了传统丧葬形式的躯壳——天葬、海葬与土葬。古往今来,肉体回归自然是不可违背的自然规律,拉丁文本的圣经中就有“请记住,人啊,你是尘,将重归于尘”的语句。这些方案的新意在于,对传统的丧葬仪式做了净化,并通过器皿、纪念物及流程的设计,突出了回归自然的主题,将其转化为适用于现代社会的版本。

2. 生命绵延的假想

生命的绵延是人类的原始欲望,以前生命假借另一个世界的灵魂得到延续。灵魂观念失效之后,需要以其他的方式呈现。竞赛中有不少方案都是从这一角度设计的。例如,以Diego Stefani为首的一个意大利设计师小组提出一个“升天”方案,他们将骨灰盒设想成人造卫星,通过氦气气球送入900千米高的轨道,



进入轨道后以每小时 1.84 万千米的速度绕地球运动, 盒内置入 GPS 与一个发光体, 从地球上可以随时了解到盒子的位置, 并看到盒体上的“星光”。印度人 Shanil Riyaz 以希腊神话中的不凋之花 (amaranthine) 为概念设计了一块表, 该表从逝者过世开始计时, 也表示生命的延续。

澳大利亚设计师 Laura Blue 的设计尝试在生物原理与无线电技术的基础上寻找一种文化心理的解决方案。在她的“天线盒 (Aerial Urn)”设计里, 逝者的 DNA 会以与音符一一对应的方式制成一段旋律, 这段旋律可以以电磁波的方式充满约 100 平方米的空间, 穿透人的身体, 为亲眷提供逝者生命延存的心理慰藉, 所谓天线盒就是无线电的发射器。(图 4) 如果用收音机接收, 就可以聆听这段 DNA 旋律。在科学迷的圈子里有很多超自然电子异象 (Electronic Voice Phenomenon) 的研究团体, 该现象指的是逝者可以通过静电干扰与生者沟通。Blue 的方案也假托了这一诡异现象。

生命的绵延不仅是生者纪念的需求,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逝者在弥留之际都希望能够死后留名, 这体现了人类面对死亡时共同的文化心理。在中世纪后期, 天上的不朽与地上的名望是两种交织在一起的生命延续方式, 因此在墓侧的碑文上会记录战功、荣誉及亲眷的思念, 并附有逝者雕像。那么, 在今天的技术条件下, 可否有雕像、墓碑之外的生命延续的暗示? 以上三个方案尝试寻找新的选择。

二、丧葬与祭奠活动的社会性重塑

丧葬与祭奠活动具有社会性。17 世纪的法国思想家帕斯卡尔就说过: 众人在侧, 死者独行。一旦死者咽气, 他首先成为家庭亲友活动的中心, 在西方中世纪后期, 死者还属于教会, 以教士为主的送葬队伍是死亡和丧葬的象征。在中国, 唐宋之后水陆道场在民间大盛。这种简化的佛道斋会成为丧俗中超度灵魂不可或缺的仪式, 以后每七日一次共七次举行祭祀仪式, 之后还有百日祭、周年祭, 这些祭祀活动具有增强氏族凝聚力与认同感的社会功能。然而, 在祭祀的特殊日子之外, 墓地与人们的日常生活相距甚远, 南非设计师 Ancunel Steyn 提供了一种针对性方案, 目的是转变墓地的功能, 从而挑战我们今天的死亡观。

1. 墓地的功能转变

Ancunel Steyn 的设计概念是: “向死即



向生, 让生与死不再分隔。”在西方 5 世纪至 13 世纪的城市史上, 公墓是城市生活中重要的公共场所。在当时人的观念中, 死亡是日常之事, 没有忌讳, 而墓地受圣徒庇护, 全城市民都可以到这里来聚会、散步、谈恋爱、玩游戏, 墓地通常是城市里最喧闹的地方。而 18 世纪之后, 城市改造者出于卫生考虑, 也出于建造没有死亡的完美之城的野心, 逐渐将墓地驱逐到城外。19 世纪奥斯曼公爵的巴黎改造计划就是一个著名的例子。

Steyn 认为, 公墓不应该是一个不祥的、人们敬而远之的地方, 而应该进入人们的日常生活, 成为一个生命主题的综合性公园。在他的公园方案里, 男女老少都可以悼念亡者, 正视死亡, 感受生活的美好, 交流生命的感悟。同时, 公园里还提供了多种辅助身心康复的服务性活动, 比如儿童发展中心、瑜伽中心、心理咨询中心、小型洗礼堂、礼拜堂、茶室、咖啡厅等等。

在葬法上, Steyn 做了调查, 他推崇冰葬 (Promession) —— 一种瑞典发明的由液氮冷冻、粉碎, 再提取组织物的葬法, 这种葬法占空间小且对环境友好。利用这种葬法, 他将墓的概念转换成柯尔顿钢的纪念墙, 每一个单元是一块浅浅的墓地, 埋入可降解的骨灰盒, 用以种植小型植被。各自单元上用二维码链接到影片、照片、生平文章等信息, 用以生者的纪念。同样, 可以预约礼拜堂播放这些信息。(图 5)

Steyn 的方案极具革新性, 尝试让墓地的社交属性从小圈子强社交转变为大圈子弱社交。它拓展了墓地的功能, 不仅仅只用作丧葬和祭祀, 而是变成了城市居民日常的生活空间。

2. 死之葬地与生之纪念的分离

无论在中国还是西方, 坟墓崇拜是共有的现象。基督教调和了多种古代信仰, 规范化了来世说, 相信末日来临时, 只有那些入土为安, 且没有受过亵渎的人才会复活, 肉身复活与祭坟传统得到了整合。在中国民间, 坟墓是永恒的标志, 祭坟活动可以维系宗族, 教化人心。但在现代社会, 对逝者的纪念活动越来越从宗

教神圣领域滑向世俗领域, 从氏族领域滑向家庭与个人领域。针对这一情况, 部分设计师提出了弱化葬地地位的方案。

法籍华人陈佳珊 (音) 的方案将一部分骨灰收入一个直径小于 10 厘米的风铃中。(图 6) 风铃为莫比乌斯环的造型, 比喻生命的永恒轮回, 中间一根横管, 暗示一段旅程的起点和终点, 骨灰就放置在横管中。立陶宛设计师 Loucas Papantoniou 和 Asta Sadauskaite 的“家族树”方案获得了“死亡包装”组的一等奖。(图 7) 该方案将骨灰盒设计成模块化的蜂巢, 挂在墙上, 组成家族树。六边形的蜂巢为木质, 用 OLED 做盖子, 柔和的光线显示逝者的名字与铭文, 亲眷可用手机更改铭文。这两个方案的出发点都是让纪念行为日常化、离心化, 不同地方的核心家庭可以取得一部分骨灰建立自己的家族树, 制作自己的风铃。

结语

从这次大赛可见, 原本根植各个地域民俗文化中的丧葬行为在应对现代社会挑战时展现出突出的共性, 这些来自日本、美国、匈牙利、立陶宛的方案与本民族文化并没有多少关联。我们不能将这个结果简单地归因于文化全球化, 而要看到长期以来人类在面对死亡时共同的心理需求, 就是用仪式或物件来包裹死亡, 伪装生命的绵延, 缓解生者的丧亲之痛, 维系或加强生者的社会关系的需求。参加大赛的设计师都是从这些基本需求出发来做设计的, 因此方案的共性要比差异性明显。他们的创造性在于, 在今天的社会组织、技术条件和科学精神的基础上, 对这些基本需求做出了新的表达。

参考文献:

- [1] [法] 菲利普·阿里耶斯:《面对死亡的人》[M], 吴泓缈, 冯悦译, 北京: 商务印书馆, 2015。
- [2] 徐吉军:《中国丧葬史》[M], 武汉: 武汉大学出版社, 2012。
- [3] 陈华文:《丧葬史》[M], 上海: 上海文艺出版社, 2007。

朱 炜 上海工程技术大学艺术设计学院